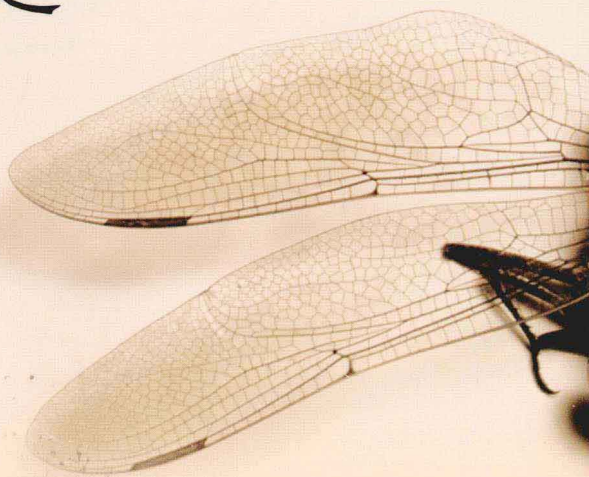


[英] 安德鲁·米勒 著 孙伊 译

ONE MORNING LIKE A BI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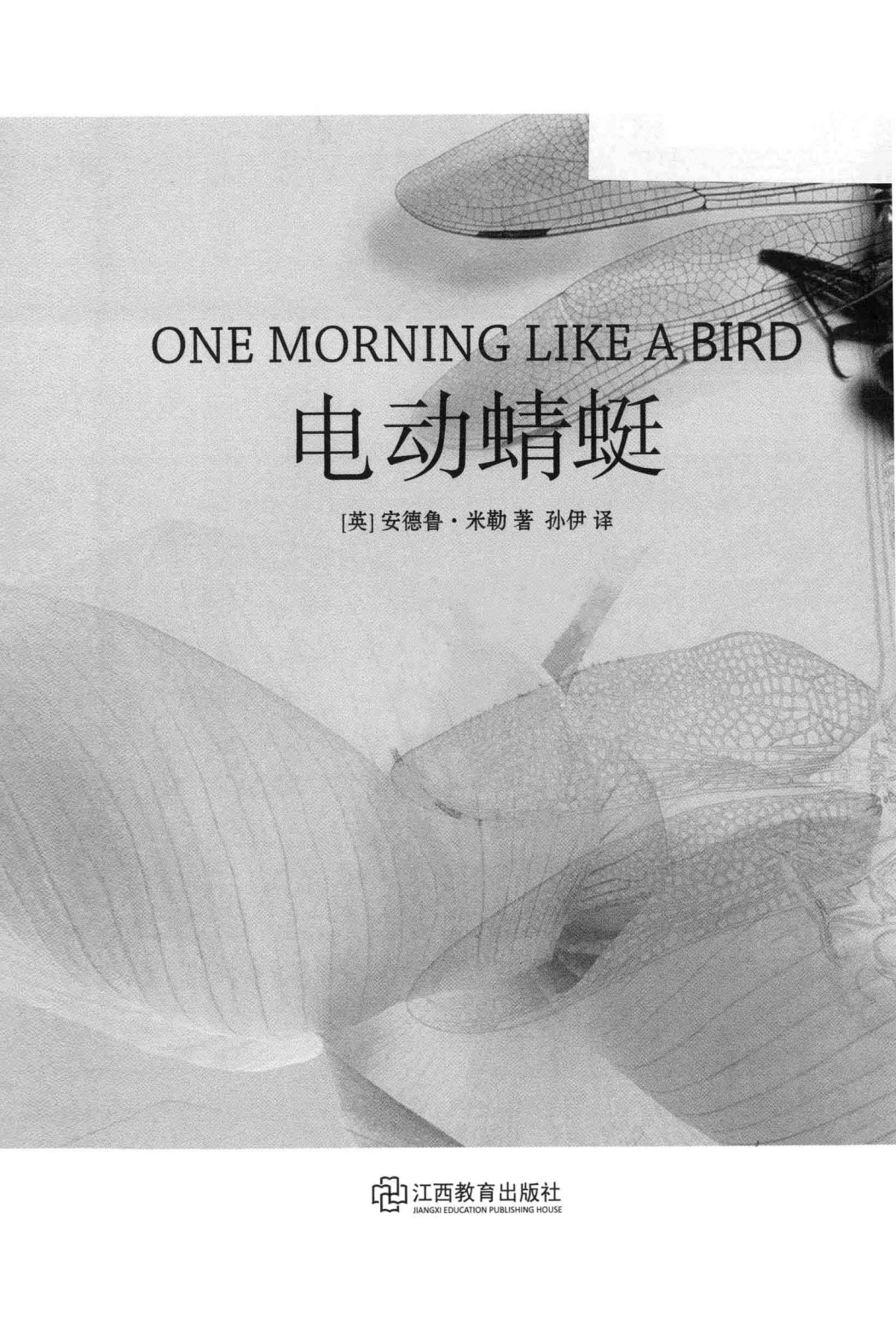
电动蜻蜓

在都市诗人的梦中
电动蜻蜓飞过不忍池
莲花如远方的炮火一般绽放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ress



ONE MORNING LIKE A BIRD

电动蜻蜓

[英] 安德鲁·米勒 著 孙伊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4-2013-138 号

ONE MORNING LIKE A BIRD

Copyright © Andrew Miller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Widea Culture
and Art Company,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动蜻蜓 / (英) 米勒著 ; 孙伊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92-6972-6

I. ①电… II. ①米…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5840号

出品人：傅伟中

总策划：熊 侃 闫青华

责任编辑：马正毅

封面设计：likart

电动蜻蜓

[英]安德鲁·米勒 著 孙伊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24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6972-6

定价：26.00元

献给弗里达

第一部

火之梦



若果身长在，今朝苦涩泪千觞，
终会成追想。

——藤原清辅^①



^① 藤原清辅（1104—1177），日本平安末期歌人，藤原显辅之子。编纂《续词花和歌集》。著有歌学著作《袋草纸》《奥仪抄》《和歌初学抄》《和歌一字抄》等。有89首和歌入选《敕撰集》。



1

他蹲坐在位于上城区^①的房间里，一只手握着一本打开的书，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向暖炉那上了釉的蓝色腹部。房间很小，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大，旧时曾作缝纫室之用。使它显得更加狭小的，是沿墙的串珠状缘饰上悬挂的衣服、堆积的书籍，以及昨夜尚未收拾起来的被褥——尽管此时已是第二天晚上七点多了。外面漆黑一片，这是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自从大地震后从健介叔叔家回来，他就被安排睡在这间屋子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拥有单独的卧室。也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在人生的第二十一个年头——昭和十一年——在二月的政变^②和夏日最后的蝉鸣之间的岁月，他写下了《电动蜻蜓》中的诗篇。这段妙不可言的日子，却一去不返……

他叹了口气，将手从暖炉边收回来，翻了一页书，然后他改用已经

① “上城区”和“下城区”是对东京自德川时代末期到东京大地震时期历史变迁的一种生动和非正式的描述。在德川家族所规定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下，东京（原江户城）被划分成了上城区（山手）和下城区（下町）两个区域。地势较高的山手地区是大名及其武士居住的地区，商人、手工艺者和其他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群则被赶到了地势较低的下町地区居住。

② 指1936年2月26日在日本发生的政变，史称“二二六事件”。

烤暖的那只手拿书，另一只手伸向炭火。他正在读的是一本法语书——不是他心爱的兰波^①——而是安德烈·纪德^②笔下的一个故事。一个异乡的冒险故事。第一次读是在驹田教授的课堂上，当时他并没有读懂。此时此刻，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他依然没有读懂。他的心里装着其他的事情——一些他无法不去想的事情，又如何能把心思放在杰拉尔·拉卡兹^③的冒险上呢？书页上的字句变得像身旁阳台门板所反射的光线一样毫无意义。于是故事年轻的主人公（他已经坦承自己除了书本之外，对生活一无所知）只得一遍遍地启程前往卡尔富什城堡，与此同时，祐二则从一个个琐细的角度去检视他最迫在眉睫的难题——他的生活费问题，生活费被停掉了的问题。三天前，父亲在花园的书房向他宣布了这一决定，毫无预兆，措手不及，以一种漫不经心的题外话的方式被说出来。祐二当时站在门边，父亲坐在书桌旁，抽着烟，眼睛瞥向书柜的尽头……很显然，他的生活费加重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需要改变，需要缩减，新的情势就是如此，等等。虽然让人遗憾，却不得不如此，何况他已经二十一岁了，已经不小了，等等。向他的理解表示感谢，理解，当然，他理解。

“马上开始吗？”

“从新年开始。”

“哦。”

① 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代表作品有《奥菲利亚》《地狱一季》等。

② 安德烈·纪德（1860—1951），法国作家，代表作品有《伪币制造者》《窄门》等。

③ 杰拉尔·拉卡兹是安德烈·纪德的小说《伊莎贝尔》中的主人公，后文中提到的卡尔富什城堡是小说中虚构的一个地点。

于是，他现在只得去找应对这一改变的办法。这改变将影响他的一切。他将不得不依靠如老蛄川和牧山秀夫那样的人生活。那样的未来，简直与他在11月为西日本运输公司所写的那篇东西一样乏善可陈。（最新的船只！最快的航线！新泻码头千真万确是通往世界的大门！）难道他的人生将就此走入歧途？他的雄心将破灭，天赋将被埋没，仅仅为了让家里能够省出几个付给鱼贩子的钱？

楼下街道的狭窄造成了交通的阻塞，一辆车缓缓地朝这栋房子开了过来，停在了他的窗户下面。一分钟之后，前门滑开了，一个仿佛从狗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喊道：“这是鬼屋吗？人都哪儿去啦？”

祐二把书放在床上，耸肩抖落一直盖在肩膀上的毯子，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沿着那陡峭昏暗、抛过光的楼梯走下去。

“祖父！”

“孩子！”

祐二鞠了一躬。美代为老人脱下斗篷。这斗篷对她来说有点儿太重了，拿在手里，倒像是她抓住的一只巨大的黑蛾子。在斗篷之下，祖父穿了一件石蓝色的丝质和服，袖子的部分有一两寸是藏红色的。父亲从书房里走出来，向祖父打了个招呼——他们相互之间极轻微、极僵硬地点了点头——然后三人穿过洋室，进入和室。祖父坐在上位，身后就是壁龛。他们在坐垫上就坐。此间的暖炉是整栋房子里最大的，但似乎依然只够温暖他们的鼻尖、膝盖和手指尖。这间屋子几乎整个冬天都闲置着。尽管洋室里有舒适的家具和电暖器，对于新年这个日子，却似乎并不合宜。

“路上还顺利吗？”父亲问道。

“这司机以前为我开过车，认识道儿。”

“他一会儿来接您吗？您知道，我们欢迎您留下……”

“近些日子，我更乐意在自己的房子里醒来。”

“嗯，我明白。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比你强，我猜。比起在花园里耕种，埋头书本总是更容易让人身体衰弱。看看你，坐在那儿都直不起腰来。”

“唔，我确实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在花园里了。”

“法子呢？”

“法子？”

“她来吗？”

“恐怕不来。”

“不来？真遗憾啊。”

“是啊，真遗憾啊。”

祖父皱了皱眉，父亲也皱了皱眉，目光盯在了榻榻米上。每次祖父来访都要问同样的问题，每次都得到同样的回答，简直像某种不可弃绝的仪式。

前门被拉开了，传来一个问候的声音。

“应该是串田来了。”父亲站起身出去迎接。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祐二和祖父了。祐二犹豫着是否该以某种方式暗示一下生活费的问题，生活费被停掉的问题，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以及这是多么不公平，等等。然而从老人那宽阔的、起了风疹的脸看来，他的内心深处似乎正翻搅着一股快意的愤怒。也许现在不是时候。

“你有日子没去看我了。”祖父说道。

“请您原谅……我一直想着要去。”

“我在模型上加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是吗？我会去看看的。”

“你确实该来，我指不定哪天就死了，你知道的。”

父亲将串田医生领进屋，后者正摩擦着自己的双手。“昨天那场大雪，”他边说边向祖父鞠了一躬，“就在我经过植物园的时候下起来了。前一分钟还连个影儿都没有，后一分钟就……”

“我出门的时候就闻出来了，”祖父说道，“铁一样的味道。”

美代拿来了一套红色和金色相间的杯子和酒瓶，专为节日准备的。父亲和医生点燃了香烟。祐二咳嗽了几声。壁龛里是一幅中国画的卷轴，画上的两个人物背着行囊，正在登山，山上的松树被大雪压得几近摧折。壁龛旁的架子上陈列着父亲的古代香炉藏品。

“我的诊所里来了一位新病人，”医生边用指尖梳理他的小胡子边说，“这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来的，姓天野。”他转向父亲：“他那时和咱们一起在帝国大学读过书，至少有时间上的交叉——我想应该是 1911 年。”

“他病得很重吗？”父亲问道。

“恐怕是的。”

“唔。”

有那么几分钟，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天野，或是在 1911 年曾姓天野的某人。他是不是赛艇队的？那个被河豚毒死的人是他哥哥还是丸山？

祖父伸出杯子让美代倒酒，无动于衷的目光穿透了烟雾。他对医生评价不高，有一次曾对父亲说，医生长得活像个明治时期的小官僚——当年他向这个城市兜售运输利息的时候，在市长办公室里不得不打点应付的那类人。况且，对于十二岁以前不得不在下城区一带讨生活的祖父

来说，“大学轶事”这样的谈话能有什么意思呢？帝国大学的生活，高深的思想，派系斗争……对于祖父而言，这些一定是像鹤之舞一样陌生的存在吧？

春代前来告知他们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作为客人，串田医生得以享受第一个洗澡的待遇，接下来是祖父、父亲、祐二，最后——鉴于母亲和春代早上已经洗过了，是年轻的女仆美代。浴室在一层，对面是楼梯的镶板墙，电话（整条街上仅有的三部私人电话之一）就装在那里。过去家里曾用烧煤的方法加热洗澡水，大约在五年前，当父亲的人生开始平稳地朝向光荣退休过渡时，家里装上了一套电力加热洗澡水的新系统，尽管人人都说新系统又干净又现代，早就该换，但不知为何，用起来总有不烧煤之处。

蜷缩在温热的水汽中，祐二先在水桶边清洗身体，然后将自己浸入水中，只露出白而瘦的手臂。木制的椭圆形浴缸镶着钢箍，仿佛一只被陆地包围的小船。每次串田医生留下洗澡，祐二不得不用他洗过的水时，他都确信自己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来苏水消毒剂的的味道。他确信，每次去诊所帮母亲拿药之后，自己的衣服上也有同样的味道。经久不散。祐二把下巴搁在水面上，忽然发现自己在想关于天野的事，想着可怜的天野如何躺在他的铁架床上，听着新年的号角声，听着护士的纸鞋在抛光的走廊地面上的拖曳声。在费内翁先生位于神田的家中举办的法语俱乐部活动上，曾发生过一次异常严肃的讨论，费内翁先生当时说，人固有一死，这道理谁都明白。尽管如此，却没有人能够想象自身的死亡——想象力止步于此，他对他们说。此时此刻的天野是否也是如此呢？病入膏肓——如医生所言，他一定会不断地想象自身的死亡吧。他脑中浮现出

的会是怎样一幅画面呢？妻儿环绕在他的身边，悲泣或百无聊赖，最终，究竟是什么人，将仅仅为了这个用途特地带来的白布仔细叠好，飘然盖在他的脸上？抑或他已经超越了对于死亡如此浅显、表面的理解，死亡在他面前化为一连串的回亿，如同被秘密保存并放映的十帧电影胶片一样，在他眼睑内侧上映，循环往复，永不停歇？

祐二滑进水中，以胎儿的姿态蜷缩躺下。他的肺并不强壮，无法长时间屏住呼吸。他聆听着世界通过水传达的声音，聆听着自己那模糊的心跳声。一个诗人，即便是一个已经将近两年没有写诗的诗人（诗歌神秘而猝不及防地抛弃了他，如其莅临时一样），有责任在想象力止步之处继续他的想象，然而在胸腔中的空气用尽之前，他所能想象出的一切只是含混的、如漩涡般的，一片光明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像硬币沉入池底，像月亮穿过乌云，像一个人头，或面具般苍白的一张脸，在烟雾中窥视着自己……

他浮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喘息。

洗澡后他们继续喝清酒。祖父每年都会收到一位已经退休的生意伙伴从岩手县送来的酒，他从酒桶里拿了一瓶带了来。美代和春代端来了一碟碟食物——清汤、蒸黄狮鱼、炸豆腐、腌菜，还有米饭。十一点半吃毕饭，除了从不出门的母亲，以及陪着她从不出门的春代之外，其他人都准备动身前往神社了。

男人中只有祖父穿了和服。父亲和医生都身穿西装，外面是便装外套，头戴小礼帽。祐二身穿羊毛夹克和外套。外套从远处看来像是骆驼毛做成的，和费内翁先生的那件一样。瘦得像竹竿的美代穿着平日的灰

底深蓝条纹和服、黑色短外套、灰色披肩。这些颜色与她的身份相符，且不会冒犯到那些官方或非官方的新节俭运动卫士——春代似乎已经把自己看作这些卫士中的一员，她不仅让美代擦掉了涂好的口红，如果不是父亲代为求情（“没有人会在意那种细节”），她还会逼美代把去年夏天母亲在小姑娘十四岁生日时送的那把镶月亮石的玳瑁梳子摘下来哩。

在门廊和街道之间宽约五码的前庭中，积雪已经深及脚踝。大雪落在母亲窗外那棵柿子树的枝桠上，就像洗好的衣服；落在祐二靠在栅栏边的自行车座上，就像一勺完美无瑕的白糖。大家都聚齐到街上，整理好帽子和围巾，撑开伞。在邻居家的大门前，盘绕的注连绳^①旁边悬挂着一个点燃的灯笼，下面人行道上的两行脚印已经被新雪覆盖。

祖父指着钉在门柱上迎风招展的旗子问道：“这是装饰呢，还是说那男孩还没回来？”

“三郎吗？”祐二说，“他还要过几个月才能回来。”

“那他的妻子一个人陪着老太太喽？对她来说大概很无聊吧。”

“长沙开战之后，街上又多了三面旗子，”父亲说，“半个城的男人都去那边打仗了。”

“哦，”串田医生边扣上手套的扣子边说，“并不是每个男人都需要担心这一点。”他瞥了一眼祐二。祐二点了点头。父亲小声咕哝了两句什么。祖父哼了一声，但一言未发。他们终于上路了。

在去往神殿的半路上，他们听到了第一声钟鸣，一百零八声里的第

① 按照日本一般风俗，除夕前要大扫除，并在门口挂草绳，插上橘子，在门上系“注连绳”，注连绳使用干燥后的稻秸编织而成，上面还会加上纸垂，象征神祇会守护着家庭，保佑新的一年可以得到神的庇佑。

一个音符。片刻之后，整个城市的上空就回荡起声声相接的钟鸣，庄严肃穆。

一个声音喊着：“龙年到了！”邻居们从他们身边鱼贯而过——板木夫妇、婚礼摄影师木山、小园一家。这时候，一行人从大雪的帷幔中走来，出现在他们面前，原来是父亲过去的助手瀨越藤三郎和他的妻子，两个身量瘦削的女儿站在他身边。这个瀨越，当初正是靠着父亲的人脉才在帝国大学的法律系平步青云，他所谓的研究，也只不过是为其父亲的著作做注而已。看到父亲，他停下脚步，面露尴尬之色，然后快步离开了。他那身穿和服的妻子，由于裙子太紧，不得不踉跄着才勉强跟上他的步伐。倘若是一年前，他一定会停下来对父亲深深鞠躬并让父亲先行，一定会表现得毕恭毕敬。

到了神社，他们排在人群的末尾，冒着猛烈的风雪，在黄色的大灯笼之间穿曳前行。前面的人群召唤神祇的击掌声在风雪中显得十分微弱。雪小了一点儿，僧侣和神社的巫女用长柄勺从澡盆般的大锅中舀取米酒，热米酒的蒸汽把空中飘洒的最后几片雪花都变甜了。祖父给了美代一吊钱，让她去供奉神明，再为她自己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件小装饰品。祖父或许也会给自己点儿什么，祐二怀着这样的心情等待着。这时一个念头击中了他——没有了大学的薪水，依靠积蓄勉力维持家用——父亲以前的某一天（即便是非常隐晦地）也说过这些难处，那么，建议停掉自己生活费的会不会正是祖父呢？

他向后退了几步，悄然走开，爬到朱红色大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从那里他可以看到一顶顶军帽和学生帽，看到披肩、围巾和女人头上闪